



台灣民主鞏固的難題：民進黨全面執政的下一步？

●陳奕齊／思戴漫教育基金會籌備處主任

前言

按平凡小民的認識與理解，台灣明明就已經民主化三十多年了，況且「本土全面執政」也將近八年，為何這些年的每一次選舉，我們都得陷入情緒高度緊繃，與內心極端焦慮的狀態下，擔憂該次選舉結果，會否再度把我們往中國的方向推去呢？

其實，廣大的台灣小民們，大多早已疲於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日常之中，若還要撥出心神與思緒，整天緊盯著台灣政治動態與選情變化，其實是相當心疲神累的事。那麼，民主化都已歷經三十多年，本土全面執政也都快八年結束，為何至今台灣民主仍無法提供一種「縱使太過勞累而無法關心政治與選舉，但台灣卻不會因選舉結果而不見」的「小確幸」給平凡的小民呢？

換句話說，如果台灣的民主政治是以「定期改選」為表現，那麼當下的台灣社會，似乎早已深陷一種所謂「定期改選，定期亡國感」的困境之中了。正是此種困境，方才導致這些年的選舉，幾乎都得情緒高張、心神極度焦慮的狀態，唯恐中國國民黨抑或親中代理政黨勝出，進而讓台灣再度陷入「往中國挺進」（Race to China）的悲劇循環中，並導致台灣不復存在的擔憂焦慮呢？

民主進步黨的執政，若代表著「本土執政」，那麼2000年之後，面對阿扁執政時期的各種阻滯，我等將其歸因於「本土未能全面執政」，導致政府機器無法有效運轉；終於，2016年之後，台灣迎來了小英八年的「本土全面執政」。然而，在八年全面執政即將暫告段落之後，為何我們仍得憂心匆匆地面對接下來的總統與國會選舉呢？況且，如果定期改選是民主的主要實踐，又為何此種以選舉為表現的民主實踐結果，卻可能會導致台灣自毀呢？我們的民主轉型或者民主實踐道路，到底問題出在哪呢？！

以上一連串的叩問，其實正反應出台灣民主轉型的進程，早已出現結構難題，而此難題正是台灣民主轉型的下一步——「民主鞏固」遲遲未能完成所導致與促發。如果台灣沒有外敵，台灣民主鞏固未能確認的問題，以時間進行緩慢抵換即可；但問題就出在，

外部敵意中國對台灣主權侵奪的野心，早已隨著習近平終身任期制的展開，不僅早已公開化，更進一步成為美中對峙的主要核心焦點之一。

中國銳實力：以民主顛覆民主？

中國經濟霸權崛起後，為擴增其國際影響力，採用一種具有中國特殊性的「銳實力」（sharp power）形式，巧妙地利用民主社會所允諾的各項自由與空間，進行「灰色寄生」，並以此作為滲透、破壞、跟介入意欲影響與干預的國家。2017年年底，《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辦一場研討會，當中提出中國以一種與過往截然不同的方式影響世界各國的手法，一種名為「中國銳實力」（sharp power）的概念。後來，經由英國知名經濟雜誌《經濟學人》以「中國銳實力」加以報導之後，「銳實力」的概念，才逐漸廣為人知。

此種中國「銳實力」，不是傳統上以文化影響力為表現的「軟實力」，亦非過往以軍事作為恫嚇手段的「硬實力」，而是運用各種可想像與難以想像的手段，服務於中共的政治目標。換言之，對中共而言，不管什麼手段，只要能服務於中共政治需求的，即是好手段。於是，各國有影響力的人、媒體、輿論、學界、商界、公民社會、海外中國僑民與僑社……凡是能最終服務於中共政治需求的，就是可採用的手段。就這樣，儘管烈焰煙硝沖天的戰爭尚未開啟，但一種具有中國特殊況味的「超限戰」，卻早已深入對手國的內部之中，進行恣意地掠地攻城了。

由於，中共濫用民主社會中的公民信任與自由空間之允諾，予以灰色化寄生的方式遊走，再加上台灣過往特殊歷史進程，導致國民身分認同遲遲未能固著確認，導致台灣島內參與定期改選的民主遊戲之玩家——政黨，竟然不避諱地跟對岸中共隔海唱和或共鳴呼應。於是，台灣民主就陷入一種隨著定期改選，唯恐親中政黨上台的焦慮症，也就會定期發作。

台灣「民主鞏固」的難題？

事實上，「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或者「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其實意味著「從威權狀態遠離」。用形象化的方式描述，民主化的台灣，如同搭上一輛號稱民主化的巴士，從「威權站」駛離，並朝向「民主幸福終點站」奔去。由於我們把此一過程稱之為「民主化」，因此，這常讓人誤以為民主化的巴士，會自動地把我們帶往民主幸福的巴士終點站。然而，這卻是個大錯特錯的美麗誤會。

根據世界各地的民主化經驗實踐，從「威權站」駛離的巴士，未必能自動抵達「民主幸福終點站」，它的下一站可能抵達所謂的「競爭威權主義站」（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亦即有政黨競爭但依舊是威權主義的政治體質；抑或停靠在「選舉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亦即有選舉但政治體質仍然是威權主義。當今世界，俄羅斯就是傾向於「競爭威權主義政體」的狀態，而新加坡則類似於「選舉威權主義政體」的展現。

回顧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歷史篇章，彼時李登輝的「寧靜革命」表現，一方面企圖以本土化來改造中國國民黨此一外來政黨，讓本土化中的國民黨跟誕生於本土的在野民主進步黨進行競爭；另一方面，李登輝總統也借用在野民主進步黨的力道，回手壓制中國國民黨內部「沒大中國會死的深藍意識形態反動權貴」。因此，1990年代的台灣民主化，就在「本土化進行式的李登輝國民黨vs.本土民進黨」所組構成的「雙本土政黨競爭格局」的引擎模式之下，一步步地把台灣民主化巴士往前推進。此種雙本土政黨競爭引擎格局，推動了1990年代從國會全面改選、北高省直選、總統直選等主要政改工程，以及各種本土軟體政改工程。同時，不論李登輝執掌的國民黨，抑或民進黨誰勝選，台灣社會幾乎不會陷入當前此種濃烈的「定期改選，定期亡國感」的嚴重焦慮之中？

當時序進入到2000年之刻，台灣社會幾乎沉浸在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的喜悅；然而，當時候台灣雙本土政黨競爭的格局，卻隨著李登輝總統被視為彼次中國國民黨敗選的戰犯，並受到深藍中國國民黨驅逐而面臨崩解。接下來的故事發展：2000年之後，台灣政黨競爭開始以「藍綠」的顏色表現，進行競爭表述。「泛藍vs.泛綠」（深藍新黨+連戰國民黨+宋親民黨vs.民進黨+李登輝台聯）此種政黨競爭模式背後，所映射的正是越來越清晰的「本土vs.非本土」之爭。

時間推進到2004年，阿扁總統連任，中共唯恐台灣人民利用選舉，越選離中國越遙遠。於是，中共就在2005年推出《反分裂法》，嚇阻台灣人民以選舉作為逃離中國的武器工具。此舉引來西方國際的側目與撻伐抨擊之際，連輸兩次的連爺爺，率團直奔中國，營造並向國際釋放此乃「中國內部事務」的印象，給中共作為台階，同時寫具一份《連胡公報》，以讓連戰取得宛如中共在台政經總代理的授權。此後，藍綠的政黨競爭格局，更加進一步坐實了「本土」與「非本土」（內外兩個中國永浴愛河攜手大同盟）的競爭表現。

直言之，2000年的中國國民黨敗選，李登輝成為被究責的戰犯，意味著中國國民黨本土化工程的反挫失敗。連輸二次的連戰，成就其中國政經總代理的位置，不僅是為「中國因素」進入台灣內部鋪路，也讓中國國民黨人在台灣身分與中國身分認同的天平上，往更多中國人身分濃度的方向傾斜。於是乎，以選舉為表現的台灣民主實踐，亦就一步步地深陷「定期改選，定期亡國感」的結構難題之中！當然，2000年後中國「入世」（加入世貿組織），奠定其以「世界工廠」之姿，帶來中國經濟霸權的崛起，及其擴張主義企圖心的霸氣外露。國際政經氣候與美中關係的演變，其實也是讓台灣「定期改選，定期亡國感」的結構難題，變得更加可感的重要原因。

出路：捍衛「本土政體」而非「本土政權」

幾乎這些年，只要定期改選時刻到來，本土陣營勢必開始對起身呼籲「捍衛本土政權」。但由上述分析可知，台灣亟需捍衛的是「本土政體」而非「本土政權」。其實“regime”此字的中文翻譯，除了翻譯成「政權」之外，也可翻成「政體」。事實上，

由於中文或台語的使用習慣，通常使用「政權」此說法，但「捍衛『本土政權』」也就容易限縮成「捍衛『民進黨政權』」的概念。但若取「政體」之翻譯，「捍衛『本土政體』」也就意指捍衛台灣本土政府體制、抑或台灣本土政治體制之意。如果，民主政治的具體實踐是以定期改選為表現，那麼確認台灣民主政治競技場上的主要角逐者——政黨，率皆以「本土」為度，以腳底下的土地為念，都是忠誠於台灣與台灣人民利益為優先的政黨，則確認不論扮演「執政治理」，抑或演繹「在野監督」職責的政黨，都是本土政黨，則由這雙本土政黨競爭模式格局，即是所謂的「本土政體」（本土政治體制或本土政府體制）的落實與完成。

此時，「捍衛本土政體」的意思，將不單單只是實現「民進黨執政」此一目標，而必須進一步確保「本土執政黨」與「本土在野黨」此種雙本土政黨良性競爭的模式格局的實現。唯有如此，所謂「捍衛本土政體」此項任務的完成，便是指除了延續民進黨的執政之外，也必須讓另外一支堅定本土在野監督的隊伍得以存活並站上歷史舞台，以此爭取未來壯大的機會。直言之，「捍衛本土政體」此項任務的完成，必須延續民進黨執政，以及讓更加堅定本土價值的在野小黨擁有打死不退至少5%政黨票，確認其能在國會擁有席次及政治舞台。

換言之，上一代的台灣人民，從黨外催生出民進黨，進而跟李登輝所執掌下的本土國民黨共同推動台灣民主轉型的巴士列車；但這一代的台灣人民，則必須要再度催生出另一支「本土理念主導」的深綠本土在野小黨，並呵護其成長，如此才能有可能實現「雙本土政黨競爭引擎格局」，以推動台灣的民主鞏固——亦即，不論哪一個本土政黨執政，台灣依舊會是台灣，民主生活依舊會是日常。

此外，台灣社會普存強烈的「喜新厭舊」的慣習，常常喜歡「換人做做看」，一旦喜新厭舊時刻再度來臨之際，台灣沒有另一個本土的替代選項可供替換之時，宛如中國地溝油料理的政黨，即可能再度班師回朝。再者，台灣當前的「單一選區」的選舉遊戲規則，相當不利於堅定本土小黨的生存，僅餘的突圍求生之可能，只能利用「兩票制」中的「政黨票」作為催生小黨的選票工具。區域選舉聚焦一線回應地方選民需求的務實本土，不分區則以「本土國政理念」為導航指南；唯有如此，才能在艱困之中，呵護與緩慢打造出本土在野監督的政治隊伍，為築就「雙本土政黨競爭格局」進行基礎鋪墊，進而實現「民主鞏固」的可能未來。此一路徑，才是一勞永逸地解決台灣已然深陷的「定期改選，定期亡國感」的民主難題。

民進黨單一全面執政，已非台灣民主結構難題的充分解答；由本土執政治理與本土在野監督雙政黨共構的「本土政體」之確認實現，才是台灣民主難題的根本性解答啊！◆